

07



聊勝於無的
消遣娛樂



香港淪陷以後，為了營造出市面歌舞昇平、百業興旺及市民安居樂業的景象，日治政府仍然容許市民享受戰前的各種日常娛樂活動，包括電影、粵劇、歌壇、樂團、賽馬、博彩等，企圖讓香港市民沉醉於紙醉金迷之中，從而忘卻被侵略者奴役的現實。

另外，日治政府又推動各種康樂體育運動，除原來香港市民感興趣的足球、籃球及乒乓球等之外，又刻意引入日本本土的運動項目，例如棒球、柔道、相撲、劍道等等，企圖通過體育運動加強香港市民對日本的認同感。

文藝表演

日佔時期，電影、粵劇、樂團、歌壇及電台廣播等活動，是生活比較穩定的香港市民的消遣娛樂。

當時，上映的電影以粵語和國語電影為主，戲票票價由三十錢至一元錢不等。其他電影包括德語電影、日語電影、滿洲語電影等等。¹ 另外，日本電影公司亦曾在香港取景拍攝《香港攻略戰》，參與演出者包括日本演員黑田記代、香港演員紫羅蓮等。² 電影播放前後，會同場加映時事新聞或官方紀錄片。此外，日治政府亦會在戲院播放戰爭宣傳片，以圖將侵略美化成解放亞洲。

粵劇方面，不少滯留香港的戲壇老倌為了生活而重踏台板，組織劇團演出。例如大江山劇團的白駒榮（1892-1974）、靚次伯（1905-1992）；金星劇團的李我、李淑霞；覺先聲男女劇團的薛覺先（1904-1956）、半日安（原名李鴻安，1906-1970）、上海妹（原名顏思莊，1898-1954）；平安劇團的張活游（1910-1985）、羅品超（1911-2010）、楚岫雲。³ 個別伶人乘著前往澳門演出之便，取道當地返回中國。總括言之，1943 年至 1945 年間的香港粵劇已逐漸趨向「庸俗化」，例如 1943 年下旬上演的《白蟒抗魔龍》，強調的是武打、奇情；又如《火牛陣》曾以張惠霞「犧牲色相巧用美人迷魂計」作招徠。⁴

西樂方面，香港交響樂團曾多次在娛樂戲院演奏，樂曲包括中、西、日等各國名曲，例如羅西尼的《西維爾的理髮師》、喬治·比才的《卡門》、舒伯特的《未完成的交響曲》、

德弗札克的《新世界交響曲·第一樂章》、任光作曲的《漁光曲》、山本銃三郎的《軍歌·意想曲：攻擊》等樂章。⁵ 日本軍樂團在淪陷初期亦曾在市區作露天表演，樂曲以軍樂為主，輕鬆音樂為副。⁶

日佔時期，不論是電影、粵劇、交響樂團，皆以戲院為主要表演場地。以播放電影為例，當時港九各區共有二十八間戲院，分為五個等級：

等級	戲院
首輪	明治、娛樂
二輪	平安、東方、大華、利舞台
三輪	好世界、中央、景星、新世界
四輪	光明、太平、新東亞、香港、國民、北河、九如坊、國泰
五輪	明星、油蔴地、長樂、新華、第一新、香島、和平、西園、旺角、紅磡

（資料來源：《香島日報》，1943 年 1 月 11 日，〈映畫系統及券價〉條。）

戲票票價是因應戲院的等級來區分，港九各區戲院在 1944 年 11 月 1 日修訂了票價，從中或許能清楚瞭解箇中分別。當時的一等戲院，票價最高是七元；二等戲院，最高票價是五元。軍人和軍眷享有約九折優惠，小童和憲查就享有半價優惠。⁷

淪陷初期，歌壇因戰禍而停頓。隨著市面漸漸復甦，一些酒家開始恢復歌壇來作招徠。李我便曾在三龍酒家三樓茶室包場開設歌壇，最初是全男班，後來為了吸引更多觀眾，遂改為男女班。他憶述當時的情況時，說：

我們一晚演出四小時，八個人輪流演唱，而表演的時候再不是坐著來唱，而昤站立咪前，可說是開一時風氣。為了配合燈火管制，免遭盟軍戰機轟炸。唱曲時，酒樓都開大風扇，以黑布遮蓋所有窗口，鬼祟非常。如此每晚，我們可均分百元軍票，大家生活總算也有個著落。⁸

除了為市民提供部份文娛節目外，日治政府還設立了「放送局」，為市民提供廣播服務。最初的廣播時段是由正午十二時至晚上十時三十分，廣播內容包括時代曲、粵曲、京曲、西樂等音樂節目。⁹ 1942 年 11 月初，「放送局」更轉播東京的播音節目。1943 年中旬，

廣播時段有所延長，並分段廣播。

為宣傳「大東亞共榮」的思想，「放送局」提供的新聞時段涵蓋更多種語言的新聞報導和「總督部」《公示》。「放送局」作為政府宣傳機器，亦在不同時期播放一些宣揚「大東亞共榮」或「反英殖民統治」的節目。1943 年 4 月初播放的兒童劇《大風》，便被《香島日報》形容為「應合參戰與仇英教育之劇本」。¹⁰

康樂體育

日佔時期，大型的體育活動仍時有舉行，成為市民的一種集體娛樂，其中以棒球最為政府所提倡。¹¹《香港日報》在 1942 年 9 月初舉辦了「優勝野球大會」，參賽隊伍多為政府機關和日資機構，但當中亦有華人隊伍。此外，「華僑野球團」亦曾公開徵求男子青年球隊和女子壘球隊，並且重新訓練新球員。其他少數族群亦參與此項運動，當中包括與「中華青年棒球團」在掃桿埔球場進行友誼賽的「印青隊」。此外，日本國技柔道、相撲、劍道，亦曾在香港舉行表演。¹²

香港學界和非政府機構亦曾在日佔期間舉辦籃球比賽和馬拉松賽事。香港的籃球選手更曾組隊前往廣州進行慈善賽。¹³「香港地區事務所」及各區「區役所」亦在中華遊樂會會所舉行乒乓球比賽。¹⁴在戰前已受香港市民歡迎的小型足球運動，在日佔期間曾舉辦「聯事和盃賽」，參賽隊伍包括地區球隊和商業隊伍。¹⁵例如「造船隊」與「電氣隊」於 1943 年 1 月舉行了一場小型友誼足球賽；「憲兵消防隊」與「冠雲隊」曾經在憲教球場進行了一場足球賽。一些團體亦透過舉辦體育活動作聯誼和推廣服務，例如基督教青年會便曾舉辦「美和盃小球賽」，參賽隊伍包括「中央隊」、「西憲隊」、「大沽隊」、「藏前隊」、「藏民隊」、「深水埗隊」。香港的足球隊更曾遠赴澳門進行埠際比賽，例如「東方足球隊」與「南華足球隊」就曾在日佔期間先後出訪澳門，「南華足球隊」更與當地球隊友賽五場。¹⁶

日治政府亦提倡早操運動，¹⁷各區「區役所」曾於 1943 年 3 月 1 日至 8 日，教授市民早操。「交通部」「土木課」職員堀上信次郎，每天早上七時，在九龍橫山酒店前的廣場教授柔軟體操。「香港競馬會」職員組織開辦氣功訓練班，聘請中國氣功團前團長李長清擔任教練。

賽馬與博彩

日佔期間，賽馬活動被保存了下來，將原來的「香港賽馬會」改名為「香港競馬會」。最初每兩週舉行一次賽馬日，賽馬日共有十一場比賽，並設立錦標賽。¹⁸馬場設有會員席和公眾席，投注獨贏或位置，每注為兩元五錢。有關賽馬活動的消息，也定期在報紙上刊登，為香港人提供博彩活動。¹⁹「香港競馬會」還不時舉行馬匹拍賣活動，為香港營造昇平景象。²⁰賽馬活動初期，亦設有盃賽賽事，如 1942 年的「第六次競馬」，其中第五場被編入「銀行盃賽」，而第八場則被編入「錢莊盃賽」。²¹隨著競賽馬匹減少，賽事競爭性銳減，場面變得冷清。有見及此，「香港競馬會」在 1944 年推出「木馬比賽」來維持競賽氣氛。²²

除了賽馬活動外，日治政府更不時發行名為「香港厚生彩票」的博彩獎券，²³供市民購買來賭賭運氣，港九各區的彩票售票處更多達九十七個。每張「香港厚生彩票」的售價為一元軍票，抽籤活動在娛樂戲院舉行。1944 年 5 月的「第一回厚生彩票」，便賣出近二十萬張，得獎者可得到數萬元軍票。除此之外，更受普羅大眾歡迎的，是隨處可見的賭檔，其中賭檔林立的長洲更有「小澳門」之稱，當中以經營番攤賭博為主。

「娛樂場」與「導遊社」

日治政府為了便於管理色情事業，在統治初期將石塘咀劃作華人「娛樂區」，而灣仔則指定為日本人「娛樂區」。

日佔時期「娛樂場」的營業種類繁多，包括酒吧、舞場、旅店等場所。經營者必須按規定向政府申請開設「娛樂場」。以 1945 年 2 月的申請為例，日治政府共收到數十宗申請，最終只批出十三家營業牌照，分別位於港九各區和元朗。「娛樂場」開業後，市民可以在營業時間內到那處消遣。²⁴

「導遊社」位於遇安台和南里的共有十餘家，山道亦有一家。大型的「導遊社」一般僱用二十多位「嚮導姑娘」，另有三十多名員工，設有客廳、食堂、職員宿舍、歌壇。「導

註釋

- 1 Ian Charles Jarvie, *Window on Hong Kong: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and Its Audience* (Hong Kong: Centre of Asian Studies,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1977), pp.11-18.
- 2 〈日本電影新作：「香港攻略戰」〉，《大同畫報》，第一卷第五期（1942 年 12 月 15 日），頁 20。
- 3 〈新香港的戲劇〉，《大同畫報》，第一卷第二期（1942 年 9 月 15 日），頁 31。另見《香島日報》，1942 年 6 月 2 日，〈中央戲院〉、〈娛樂大戲院〉廣告。
- 4 鄭耀輝、羅卡、法蘭賓：《從戲台到講台：早期香港戲劇及演藝活動（1900-1941）》（香港：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，1999 年），頁 120-121。
- 5 見《華僑日報》，1942 年 7 月 25 日，〈香港交響樂團〉條。
- 6 見《香島日報》，1942 年 6 月 7 日，〈昨晚陸軍樂隊・在明治劇場演奏〉條。
- 7 見《華僑日報》，1944 年 10 月 25 日，〈電影票價・下月修訂〉條。
- 8 李我著，周樹佳整理：《李我講古（一）：我的患難與璀璨》（香港：天地圖書，2003 年），頁 93。
- 9 “Radio Programmes.” *Hongkong News*, 6 February, 1942.
- 10 見《香島日報》，1943 年 4 月 3 日，〈廣播劇「大風」・明日「兒童節」播出〉條。
- 11 “First Match.” *Hongkong News*, 7 January, 1943。另見《華僑日報》，1942 年 9 月 6 日，〈野球大會開幕〉條。
- 12 “Photo Show Sumo Experts.” *Hongkong News*, 19 December, 1943.
- 13 “Top Photo.” *Hongkong News*, 28 December, 1942。另見《香島日報》，1943 年 3 月 25 日，〈香島慈善球隊，今晨誓師〉條。
- 14 見《華僑日報》，1943 年 1 月 15 日，〈本港各區所・乒乓比賽〉條。
- 15 “Indians Win At Soccer.” *Hongkong News*, 15 February, 1942.
- 16 “H.K. Players Leaving For Macao.” *Hongkong News*, 18 December, 1943.
- 17 “School Children.” *Hongkong News*, 6 November, 1943.
- 18 〈秋季賽馬〉，《大同畫報》，第一卷第三四期（1942 年 11 月 15 日），頁 18。
- 19 見《華僑日報》，1943 年 10 月 7 日，〈第四二次競馬〉條。
- 20 見《華僑日報》，1942 年 7 月 20 日，〈青葉峽競投良駒結果〉條。
- 21 見《華僑日報》，1942 年 7 月 3 日，〈銀行盃賽・錢莊杯賽〉條。
- 22 簡而清：《香港賽馬話舊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1997 年），頁 45。
- 23 劉智鵬、周家建：《吞聲忍語：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2009 年），頁 106。
- 24 見《華僑日報》，1945 年 2 月 8 日，〈香港九龍新界三地區・限設娛樂場一十三家〉條。
- 25 見《香島日報》，1942 年 11 月 18 日，〈塘西花事之一・嚮導業的新姿態〉條。
- 26 見《華僑日報》，1944 年 10 月 3 日，〈停止娛樂一天・哀悼兩島日軍壯烈陣亡〉條。

遊社」的營運是以「分賬」方式來經營，職員收入所得，部份歸「導遊社」，而「導遊社」需要提供食宿。「嚮導姑娘」必須樣子甜美，裝扮入時，懂得應酬顧客。²⁵

「娛樂區」的營商活動，往往受時局影響，當電力供應不足時，電車服務被迫停駛，「娛樂區」也變得蕭條。此外，為哀悼在戰場上陣亡的日軍，塘西娛樂區全業也曾被要求休業，例如在大宮島及迭尼安島戰敗後，日治政府要求塘西娛樂區內的「導遊社」、娼寮全體休業一天，以此哀悼陣亡的日軍。²⁶

結語

儘管日佔時期，各類的文藝表演、康樂體育仍然大行其道，賽馬與博彩仍然繼續舉行。然而，對普羅市民而言，每天都要為三餐奔走之餘，只能依賴以上種種閒暇活動來消磨黑暗歲月。

日治政府亦藉著各類消閒娛樂活動來營造一種「歌舞昇平」的假象，以及作政治宣傳，企圖藉此麻醉香港市民的反抗意識，甘願接受日本人的殖民統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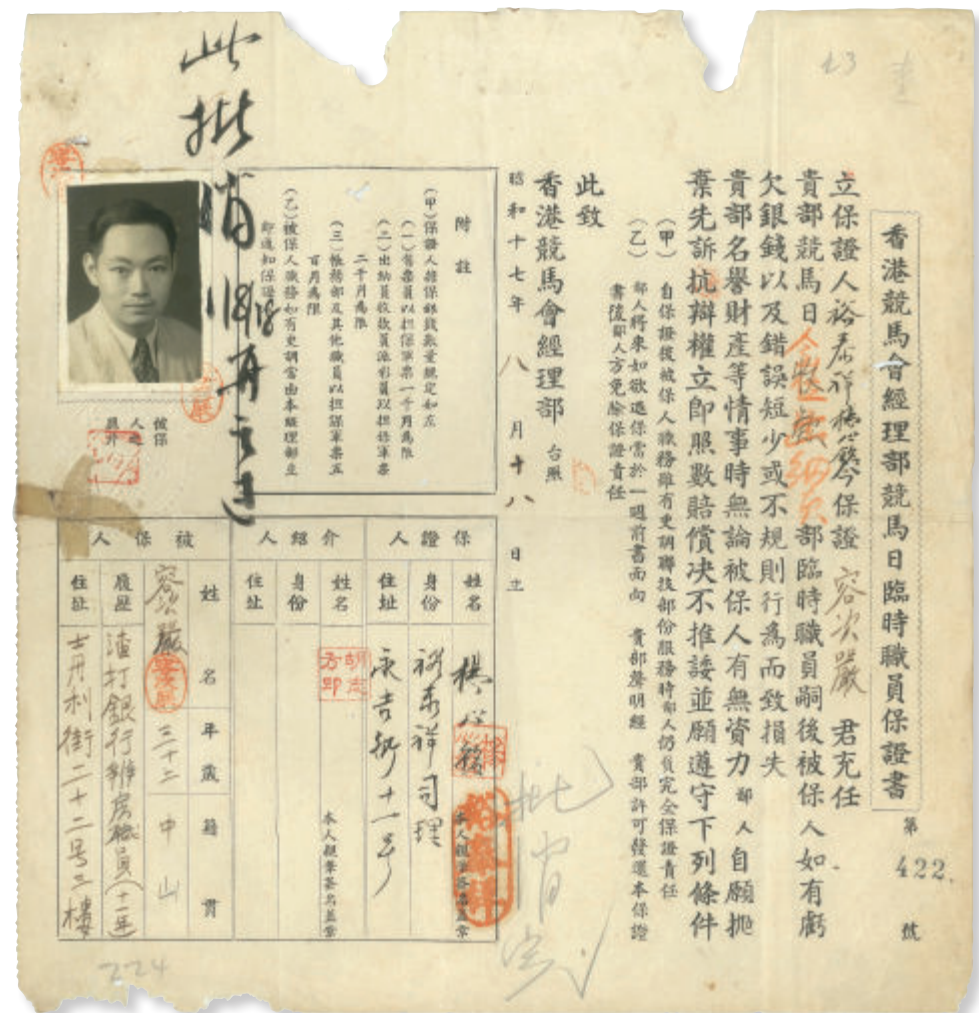


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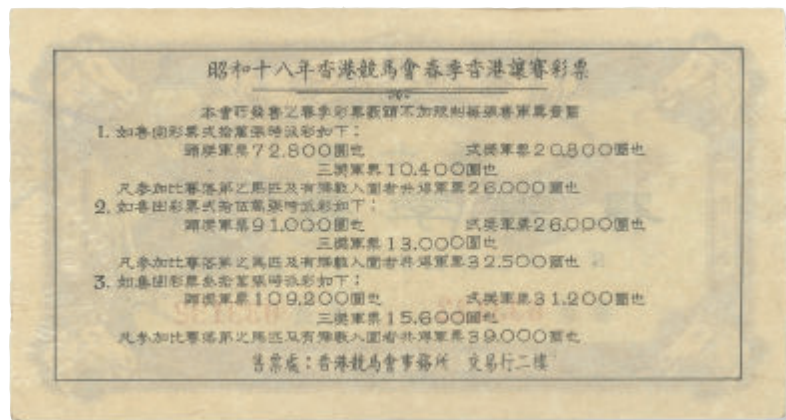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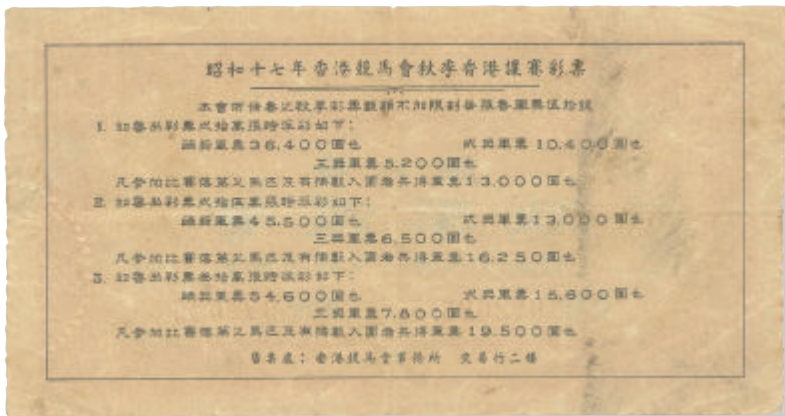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賽馬會信封。日佔時期，「香港競馬會」繼續使用，並且在信封上蓋有「香港競馬會」字樣。

Ⓛ

一九四二年「香港競馬會」馬牌證章正面。馬牌證章授予權限給不同人士進入馬場不同區域。



「香港競馬會經理部競馬日臨時職員保證書」。申請人需要填寫個人資料外，亦需要提供一名介紹人資料和一名保證人擔保。



Ⓐ

Ⓐ

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的「香港競馬會」第八場秋季讓賽馬票，售價是伍拾錢軍票。

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的「香港競馬會」第八場秋季讓賽馬票背面，詳列勝出彩金的計算方法。

Ⓐ

Ⓐ

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日的「香港競馬會」第七場春季讓賽馬票，票價為壹圓軍票。票面上繪有「五爪飛龍」圖案。

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日的「香港競馬會」第七場春季讓賽馬票背面，詳細說明彩金多寡與彩票銷量掛鉤。